

对话的喧声



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对话的噤声

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美)刘康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

ISBN 978-7-301-18356-4

I. ①对… II. ①刘… III. ①巴赫金(1895~1975)-文艺思想-研究
②巴赫金(1895~1975)-美学思想-研究 IV. ①I512.063②B5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3494 号

书 名: 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

著作责任者: [美]刘 康 著

责任编辑: 吴 敏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356-4/I · 230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5.5 印张 216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引 言 巴赫金对话论

——转型期的文化理论/1

第一节 语言杂多:转型期的文化理论/2

第二节 哲学建构论与对话美学/8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12

第四节 巴赫金理论对当代文论的影响和意义/18

第一章 巴赫金传略/23

第一节 激流中的学术求索/23

第二节 列宁格勒小组的成熟与丰收/29

第三节 漫长的流放与沉思/37

第四节 回到莫斯科/44

第二章 哲学建构论与对话美学/48

第一节 社会与思想背景/48

第二节 主体的哲学建构论/52

第三节 美学理论的建立

——作者/主角的对话/60

第三章 对话性

——文化理论的基石/77

第一节 弗洛伊德主义批判/77

第二节 生活的话语和艺术的话语/84

第三节 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批判/95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04

第四章 小说话语与语言杂多

——一种文化转型的理论/123

第一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123

第二节 语言杂多:从小说到文化的理论思索/142

第三节 “小说化”——戏拟、时空型、语言形象/159

第五章 大众文化的狂欢节/181

第一节 狂欢节与狂欢化/181

第二节 狂欢节与文化转型/185

第三节 狂欢节与大众文化/193

第四节 狂欢节的语言革命/205

第五节 狂欢节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215

结 语 理论与批评的未完成的对话/235

参考书目/239

引 言

巴赫金对话论

——转型期的文化理论

文化转型时期的文艺理论,一般都呈现着特别关注文艺之外的历史社会语境的倾向。但是,这种关注在 20 世纪之前的文论中,基本上以一种文艺内在规律与历史社会语境的二元对立面貌出现。只是到了 20 世纪这个文化变革与转型空前激烈的时代,内在与外在的二元对立才有了很大改变。20 世纪后半叶,文化批评、文化理论日渐成为文艺研究的主潮。历史、社会、心理与文艺各个不同领域在文化批评的大题目下,一面受到跨学科的综合,一面又作为“本文”被不同学派作语言、形式和结构的分析、诠释以至解构。对种种文化现象作“话语分析”和“本文分析”的不同理论应运而生,蔚为大观。米哈依尔·巴赫金,也在弗洛伊德、索绪尔、列维-施特劳斯等之后,成为备受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理论家。他的对话主义(dialogism)理论,在当代文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巴赫金的理论在他的故乡(前苏联)、在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受到空前重视。他的传记作者霍奎斯特于 1984 年

宣称：“巴赫金正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脱颖而出。”^①本书拟对巴赫金的主要思想及其对当代文论的影响作简要的评析。

第一节 语言杂多：转型期的文化理论

当代西方学术界对巴赫金思想的评价各执一词，有强调其“对话性”的，有注重其“复调小说”理论的，也有从语言学、符号学、哲学和美学的不同角度来解释的。这些评价往往从西方社会和西方学术界的立场出发，各取所需，缺少历史与整体的把握。从历史观点来看，巴赫金思想的核心是透过语言和话语的变迁来审视文化转型的问题。语言、文化、历史三者不可分割，紧密相连。只有把握了这个理论核心，才能从整体上理解巴赫金在不同时期对不同领域里的问题所作的思索。巴赫金将文化转型时期概括为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时代。这个观点提纲挈领，独树一帜，是他对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所谓对话主义，指的是转型时期文化的特征。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各类语言与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对话主义就是指各类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形式，是文化的生存方式。

巴赫金的理论有一种强烈的反系统、崇尚个别和特殊的倾向。尽管他的理论探索最终总是归结于系统和非系统、个别与一般的动态平衡，但是他总是以个别和特殊现象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他的语言学理论就是从言谈这个个别语言现象出发的。在阐述语言杂多的文化理论时，巴赫金的切入点是小说叙述。他认为小说的语言特征即为语言杂多，小说是对语言杂多这一现象的融汇与再现。他的这种由微观到宏观，以小见大的

^① K. Clark and M. Holquist, *Mikhail Bakht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

思路,使其理论既具有宏观的视野,又保持了具体的历史感。但是,这种理论思维也有弊端,为了强调小说话语的重要性,巴赫金往往过分渲染、夸大小说叙述在文化中的地位,贬低其他文学体裁如诗歌、戏剧的作用,也忽略其他文化符号系统,如音乐、美术等的功能。他对某一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刻意夸张,也往往掩盖了他对文化转型问题的真知灼见,造成许多误解。以下就复调、语言杂多、狂欢节这三部分内容,作简要分析。

一、复调小说理论

这是巴赫金理论最著名的部分,同时也是引起最多误解和争议的部分。西方学术界往往将之归结为一种关于叙事角度的叙事学理论,而中国学者迄今为止对巴赫金所作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复调小说理论。大体上,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复调小说理论是巴赫金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论,但未能回答复调小说的艺术视角和创作主体的关系以及作者的世界观问题等。^① 上述解释,均从艺术论或技巧、风格论角度出发,却未从文化的视野和巴赫金文化理论的整体来理解复调问题。

从文化角度来理解复调小说理论,就会发现复调小说理论的核心,是自我意识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的形成过程,是文化断裂和转型时期主体性的确立过程。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造了一种作者(自我)与其主角(他者)平等对话、交流,使不同主体间构成了多声部、双声部的复调形式。作者笔下的主角与作者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具有自觉意识。作者创造了主角,是因为作者在努力寻求和实现他的自觉意识,确立他的主体性。作者深刻地认识到,他的自觉意识永远具有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只有在与主角的自觉意识的平等对话中,作者才能实现他自己的自觉意识。为了完成自我,必须创造一个他者。巴赫金在阐述这

^① 参见钱中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张杰:《复调小说理论研究》,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一贯穿他一生的对话思想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发现了深刻的历史内涵。

在复调小说中,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出了主体之间的全新关系,即相互对话、相互补充、同时共存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历史条件,是深刻的社会危机、文化断裂和转型,是历史的转折点和命运的门槛。巴赫金指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灾难性”过程,是产生复调小说的最佳土壤。^① 在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激化,文化发生剧烈动荡变迁的转型期,各种社会力量和文化体系互相冲撞、碰击、渗透,在大一统中心神话话语解体后争夺话语权。文化上呈现出百家争鸣、众声喧哗的局面。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氛围中,主体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者的声音的存在和确立起自我主体的必要性。巴赫金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确立主体自我意识而创造的复调小说的各种话语形式,包括戏拟、反讽、双声语等等。同时,他又从古希腊罗马的“反独白性话语”或“对话式话语”,即梅尼普讽刺和苏格拉底对话以及文艺复兴时代拉伯雷的“狂欢化”小说所再现的民间文化“狂欢节”风格中,追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历史和文化渊源。^②

二、语言杂多理论

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巴赫金对话主义最有概括性的核心概念就是语言杂多(разноречье, heteroglossia)。这是巴赫金独创的一个俄文词,用来描述文化的基本特征,即社会语言的多样化、多元化现象。语言杂多存在于社会交流、价值交换和传播的过程中,凝聚于个别言谈的生动活泼、千姿百态的音调、语气之内。语言杂多是文化的基本形态。对文化的研究,主要是把握其组织、结构、形态,而语言就是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中结构性、形式感最强的东西,也是最基本的东西。

① 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 1988 年版,47 页。

② 同上书,159—207 页。

语言杂多理论基本上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是小说话语理论,二是西方语言史、文化史;三是小说的文体与形式理论,包括戏拟、时空型等。小说理论是巴赫金文化理论的一条主线,他由小说的历史嬗变来审视、阐发文化史的规律。

20 世纪以来,叙述和小说叙述受到文论和文化史家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如果说哲学以自我反思的形式昭示了人类文化的特征,叙述则像遗传密码一样,使人类的文化活动代代相传。巴赫金对文化史的思索,即以小说叙述为起点,从小说话语的形式出发,以其蕴涵的历史内容为目的。巴赫金针对文化史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历史是通过何种形式来自我叙述的”,他思考的对象不是西方史学典籍,而是希腊英雄史诗,因为后者是西方文明叙述的滥觞。关于从史诗叙述走向小说叙述这一西方文化史的脉络,巴赫金所提出的看法,是针对卢卡契的观点的。卢卡契认为史诗再现的是一个完满、和谐、自足自律、统一整体的英雄岁月,而小说则展现了一个主客体对立、分裂、异化、矛盾冲突的世界,是精神发展史上的“失乐园”。针对这一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文化观,巴赫金考察、剖析了大量希腊、罗马文化典籍,从叙述话语的角度入手,提出了他独到的解释。巴赫金指出,从史诗叙述到小说叙述,欧洲文明走过的是“从孤立的、文化上耳聋目塞的半父权制社会,迈入国际的、多语言的交流与接触”^①之路。史诗创造的是一个语言单一的社会,在这单一社会中,神圣的传统话语被历代传诵,一个中心论、大一统的语言神话被建立起来,体现着文化的向心力和权威主义。从希腊文明解体到罗马时代的拉丁文、希腊文多种语文混杂的典籍中,巴赫金发掘了鲜为人知的各种“对话式文体”,包括希腊的苏格拉底对话和罗马的梅尼普讽刺。从这些文体芜杂的典籍中,巴赫金发现了小说话语形式的特征,即小说话语的未完成性、非经典性、兼容并包性。小说话语再现的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过去的神话世

^① M. Bakhtin, “Epic and Novel,” 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M. Holquist tran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 11.

界,而是一个语言杂多的现代社会。

巴赫金进而阐述了语言杂多现象是文化转型期根本特征的观点。他概括了西方文明史上希腊罗马文明转型、文艺复兴、19—20 世纪这三个文化转型的高峰时期的文化特征,认为这是个“小说化”即语言杂多的时代,它的“前提是语言语义中意识形态中心的解体”,是“文化语言与情感意向从单一和统一的语言霸权中获得了根本的解放,从而使语言的神话性趋于消失,使语言不再是思想的绝对形式”。^①换言之,语言杂多是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价值体系的话语所形成的离心力量,对语言单一的中心神话、中心意识形态的向心力量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在这种众声喧哗、百家争鸣的局面中,文化呈现着勃勃生机和创造性。因为只有语言杂多的局面中,各种话语才能最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和他者的价值,从而把中心话语霸权所掩饰的文化冲突与紧张的本质予以还原,在话语与话语的互相对话、交流中,化解矛盾与冲突。与当前流行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非中心论”所不同的是,巴赫金理论强调的是语言杂多的积极与建设性意义,文化多元化和语言杂多是过渡和转型时期中必然的同时也是健康的现象,对话是文化生长与繁荣的最佳方式。

三、狂欢节和狂欢化

如同语录的政治学是言谈理论的实际例证那样,民间文化中的狂欢节(Carnival)是文化转型期语言杂多的具体实践与特例。巴赫金由 19 世纪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拉伯雷,发掘了狂欢节的历史意义以及作为语言离心、多元、对话的戏剧性实践的文化狂欢化现象。他从文体与形式、历史与社会、文化与审美等多侧面、多层次,阐述了狂欢化的内涵。

狂欢化的文体与形式在拉伯雷小说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巴赫金将

^① Bakhtin, "Discourse in the Novel," 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p. 367.

拉伯雷小说创作称为“怪诞现实主义”，认为其基本特征是各种话语和价值体系的自由混杂，宗教僧侣、中世纪王权的权威话语与市井江湖的淫词俗语混合一体，形成后者对前者言谈的戏拟、嘲讽。怪诞现实主义形式充满着诅咒与赞美的双声语，以描述节日欢宴与肉体感官欲望的夸张、变形为特征。这种狂欢化的形式产生于民间的狂欢节。历史上的狂欢节，是平民大众自发自愿的节日欢宴。它歌颂再生与死亡，展示了创造性的暧昧和对生命力的赞美。狂欢节是一个没有观众、没有导演的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它嘲笑一切等级差异，反对一切常规，亵渎所有神圣，颂扬平等和逆俗的婚姻。很显然，在社会危机和文化断裂的转型期，狂欢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欢乐和创造性的盛大节庆的形式，来实现不同话语在权威话语隐遁时刻的平等对话与交流。^①

狂欢节和狂欢化在文化和审美意义上的重要性是远远大于其社会政治意义的。巴赫金在描述狂欢节和狂欢化的时候，虽然包含了他对前苏联30年代肃反扩大化后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但他主要着眼点是文化和审美的意义，并不是在构想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乌托邦，更不是无政府主义的鼓吹者。巴赫金主要想描述一个文化和审美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大众的文化需求，即日常生活的美满幸福、感性欲望的充分满足等，可以得到实现。所以，他着重强调狂欢节的公众广场形象，认为文艺复兴时代公众广场上的狂欢节语言，是文化的主导和先锋。巴赫金对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的观点，对研究当代大众文化的趋向是很有启发的。转型时期大众文化盛行，以感官愉悦为主要诉求。对此，一般是批评多于肯定，而巴赫金的观点则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

总之，巴赫金文化理论的核心是文化和审美的对话主义，它基本上是针对文化转型时期的语言杂多现象提出的。对话主义是一种建设性、创

^①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H. Iswolsky tran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造性的美学观和文化观,其基本前提是承认差异性和他性的历史事实,以自我与他者的积极对话、交流,来实现主体的建构。巴赫金的语言观、价值观和美学观相一致,均强调差异的同时共存性、亦此亦彼性,反对文化上的一元权威论和“独白主义”。巴赫金的文化理论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他总是从语言和文化现象与历史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出发,体现了“美学的历史的观点”^①的结合。他的理论涉及多种学科,针对转型期的文化现象,提出了一种总体性的理论视界。

第二节 哲学建构论与对话美学

语言杂多的文化理论形成于20年代末和30年代,是巴赫金思想成熟阶段的结晶。这一思想的许多萌芽产生于巴赫金早期哲学与美学的思考之中。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巴赫金早期带有新康德主义色彩的哲学—美学观主导了他一生的思索,这显然是有偏颇的。^②一些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认为巴赫金理论以文化为重心,这一主张较为合乎实际。^③以法国学者托多罗夫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巴赫金理论是一种符号学或元语言学理论,旨在创立与自然科学方法有所不同的人文科学认识论和解释学。^④这种从语言学角度来概括巴赫金理论的看法,也不够全面。本书认为,应当以发展的观点来理解巴赫金。他的思想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本节要讨论的早期哲学—美学阶段(1919—1924),第二阶段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阶段(1924—1929),第三阶段即20年代末到巴赫金晚年为止的思想成熟阶段。在这一阶段内,巴赫金选择以小说话语为切入点,较全面地阐述了语言杂多的文化理论,对此我们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47页。

② 参见 Clark and Holquist, *Mikhail Bakhtin*; Holquist, *Dialogism: Bakhtin and His World*, Routledge, New York, 1990.

③ 参见 Tony Bennett, *Formalism and Marxism*, New York, 1979.

④ 参见 Tzvetan Todorov, *Mikhail Bakhtin: le Principe dialogique*, Paris, 1981.

作了评价。下面对他的思想作简赅的历史回顾,探讨其发展的脉络。

巴赫金的哲学-美学思想肇始于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的代表是以柯亨为首的马堡学派,他们均有不同程度的科学主义倾向,往往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将康德哲学逻辑化、数学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康德认识论和主体论有很多争论,这种争论导向了人文主义的高扬。如卡西尔声称:“我们必须把康德理性的批判变成文化的批判!”^①因此,新康德主义成为现代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两股思潮汇聚的交叉点。康德美学作为沟通思辨理性(认识)与实践理性(伦理)的桥梁,把审美判断提高到实现人的“最终目的”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启蒙主义理性精神向现代主义美学精神过渡的一个交叉点。这两个交叉点,形成了巴赫金思想的开端。

新康德主义者们往往从数理逻辑的立场出发,对康德重新作一元唯心论的解释。巴赫金对新康德主义综合自然科学新发现与古典哲学的努力很有兴趣,特别重视康德哲学与新康德主义关于物质世界与人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巴赫金还受到新康德主义强调事物和经验的生成性与过程性的观点的影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巴赫金深为着迷,这其中亦有新康德主义重视事物相关性和相对性的影子。当然,对巴赫金启发最大的,是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关于认识论和人的主体性的思想。

康德关于主体性的观点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的。巴赫金亦如此。他首先关心的是人如何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建构起自己的主体这个问题。巴赫金把主体的建构看成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人的主体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交流、对话过程中,通过对他者的认识与他者的价值交换而建立起来的。主体的建构靠对话与交流实现。对话与交流的出发点是具体个人的活生生的个体感性存在。人的主体在巴赫金看来首先是一个生命存在的事件或进程:“存在是特殊的和统一的存在事件或进程

① Ernst Cassirer,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80.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иединое событие бытия)。”^①存在永远是特殊的、个体的、不可替代的,但同时又是不完整和片面的。只有在各个个体感性的自我存在与他者存在的相互交流、对话、依存中,主体的存在才能充分全面地体现。俄文单词“存在”(бытие)与“事件(或进程)”(событие)同根,“事件”一词的前缀“со-”,具有“集合”、“共有”、“交流”、“对话”的意思。巴赫金在这里强调的,就是存在的共有性、交流性、同时性。

从总体上把握人类主体的建构过程,这是早期巴赫金哲学-美学观的出发点。“人类文化的三大范畴——科学、艺术和生活——只有在具体个人那里才能得到统一。具体个人在他自己的统一中把这三大范畴综合为一体。”^②不过,巴赫金并不是主张主观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他认为文化范畴在“具体个人”那儿的统一有一个根本的保障或前提,即是“责任感/回应性(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的统一”^③。“责任感/回应性”是理解早期巴赫金思想的关键词。俄文原词在巴赫金那里既有强烈的伦理学色彩(责任感),又有认识论的独特意义(回应性)。这两重意义的综合,还蕴涵了审美判断的全面、完整性。文化的全面统一,必须靠主体之间的互相呼唤、回应、交流、沟通和互相承诺责任来实现。艺术与主体的关系正是这样:“艺术与生活并不是一回事。但二者必须在我自己身上统一起来,在我的责任感/回应性中统一起来。”^④

总之,巴赫金认为主体的存在首先是个体的,但因个体存在的不完整性,真正的主体性必须是共同的,是靠自我与他者的责任感/回应性,靠对话、交流而实现的。早期巴赫金的主体论中,历史依然是朦胧难辨的,人的社会实践也并未突出,虽然“责任感/回应性”的观点已意识到主体的社会性。不过,巴赫金的主体建构论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巴赫金在思

① М. Бахтин, “К Философии поступка”, Философия и социология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сборник 1984/1985. Москва, 1986.

② М. Бахтин, “Искусство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День искусства (1919) С. 3 С. 4.

③ Ibid.

④ Ibid.

考主体性问题时,不断地努力探索一种不同于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他力图从一个新的视界来把握个别与普遍、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即感性个体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他主张一种亦此亦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共存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这的确是反思人类主体性的新思路——我们对主体性的一切争论,都是对自我的反思。对反思的反思,或对思维模式的反思,乃是根本性的反思。巴赫金的主体建构论即有这种“元批评”的特点。第二,主体的建构又是与美学问题分不开的,美学和主体论在早期巴赫金思想中是统一的。主体论与美学的确在西方思想史中有不解的渊源。巴赫金的美学与主体论互相依存,以美学的眼光看主体的全面和完整,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作者与主角、自我与他者的对话,是巴赫金关于主体性建构的美学命题。巴赫金认为,审美活动或事件中主体之间的关系(作者与主角、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乃是一种整体的关系。作者把主角看成为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个性鲜明突出的感性个体存在:“作者对主角的整体看法,是建立在一个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原则之上的。”^①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看自己总是一个未知数,是不确定和发展的,是开放和片面的,看别人则是完成了的和完整的。审美和艺术创造则要克服这种片面性,使自我与他者互相观照和呼应,互相对话和交流。

审美活动中的主体间关系有三个要素。第一是“视域剩余”,这是指每个个体存在,每个自我,看自己之时总有盲区,但自我的盲区(如脸孔和背面)都可以被他者所看见。这种个体视域的独特、不可替代和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即为每个人拥有的“视域剩余”。第二个要素是“外在性”,每个个人对他者的“视域剩余”,使自我相对他者而言,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外在性。作者靠这种外在性而创造出他的主角,从而也实现了他自我的完整的主体性。“对于他(作者)的自我,他必须成为一个他者,

① М. Бахтин, “Автор и герой в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Москва 1979, С. 12.

必须通过他者的眼睛来观察自己。”^①第三个要素是“超在性”，这是指美学上的最高理想，即主体的两个方面或两个主体之间（自我与他者，作者与主角，这两者在巴赫金看来有相同的含义）互相对话、沟通，从而全面、整体地把握自己，超越自己。

审美活动的三要素构成了美的本质：不同的个体感性存在之间的互相对话、交流、回应，最终达到互相补充和交融的完整、超在的理想境界。^②早年巴赫金的美学观，还有很强烈的唯心主义色彩，其片面性也是很显然的。不过，他的片面性有很深刻的道理。其中最有价值的，也许就是巴赫金强调的美的主体间性。美产生于自我与他者的积极对话、交流和主体之间的互动、冲突、互补，因为这一切构成了生命存在的生动活泼的进程，形成了全面和整体。从这里出发，巴赫金合乎逻辑地进入了历史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真正的存在进程。我国学术界，特别是文艺理论界，前些年对主体性问题进行过热烈的争论^③，不过争论中各方的理论话语都较偏向“主客体”、“个人与社会”等二元对立的命题，相对忽略了主体间性。同时，理论话语自身的反思也是不够的。因此，巴赫金的主体论和美学观对我们是有启示的。目前西方文化界还沉浸在“主体性死亡”、“非主体性”的喧嚣中，因此对巴赫金的主体论尚未有足够的重视。而中国学术界是有可能把这个问题深入探讨下去的。这种对主体性的讨论，有必要把巴赫金的主体论和当代西方思想中的种种反主体论都考虑进去。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

语言问题是巴赫金理论的核心。但早期巴赫金的出发点并非语言，

① М. Бахтин, “Автор и герой в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Москва 1979, С. 19.

② 同上书, 7—180 页。

③ 参见《文学主体性论争集》，红旗出版社 1986 年版；又见董学文：《两种文学主体观》，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